



【有所思】

树先生

□张金刚

就凭年岁、体貌、大智无言的气度，树是绝对配得上以“先生”相称的。特别是仰视太多老树、古树后，更坚定了我对其之尊崇。

为开枝散叶之需，祖父搬离老家院另起新居，至父亲垂暮，已逾半个世纪。及至在老宅基地再盖新房，春季我帮父母迁入时，才因惊喜于满树雪白馥郁的梨花，与院外那株比祖父还要年长些的老梨树再次相见。说再次相见，是因儿时也曾攀树摘梨，却嫌梨小味寡而渐渐疏远，不再亲近。

父亲在树下安了鸡舍，旁边是一盘停转的石碾。翠绿的老梨树欢愉地俯看着父亲蹒跚归来，身后尾随着中年的我。初秋的梨子依旧不招人待见，就连啥时候熟的我也从未在意；没人摘，就再次交给鸟雀和大地。对我们曾经的舍弃与继续的不睬，梨树从不怪怨，一直欢喜地站在那儿，奉上一季又一季梨花、树荫、梨子、红叶、孤枝，不管树皮又龟裂了几许。

树高，根亦深。我也是下到梨树下的地窖储藏红薯时，才惊讶地发现的。或粗或细的树根挤过坚石，撑开砂岩，从窖壁到窖底都可见到。我用指甲抠一片，闻闻，这根是椿树的，那根是柏树的，还有一根是槐树的，还真未嗅到老梨树的，但我肯定它的根就在周围盘踞延展着，不然不会这般繁茂。

傍晚，坐在碾盘上发呆。梨叶哗哗，我似听懂了梨树细碎讲述的我祖上的故事，因为它都亲眼见过。我也极力配合着想象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大爷爷在梨树下毅然离家、意气风发的帅气背影，然而梨树再未等到他归乡。炊烟夹着饭香飘来，父母已无力再为饭菜的软硬咸淡争吵，边拖动牙床吃力地嚼着，边望着夜栖的鸡们飞上梨枝呼啦啦乱颤，像看着曾攀树摘梨的我。我看着父母，像看着飘零的老梨树，又像看着我自己。

一直对城南的几百亩枣林念念不忘，心怀崇敬。据说，那枣林是清代一位县令从外地千里迢迢引进枣树苗，鼓励乡民栽植的。抗战时期枣子曾充作军粮，饥荒时期曾被人们拿来果腹保命，更是当地枣农的增收倚仗。这“英雄树”“救命树”“摇钱树”在山地繁衍生息几百年，

几十年不等，将根扎在坡坡岭岭，更扎在几代枣农的心上。

枣树开花的时节我去过，满沟满坡飘逸的甜蜜花香，从无数朵淡绿的枣花中散播开去，更引来蜜蜂忙碌着酿造枣花蜜。枣子成熟的时节我去过，颗颗红枣挂满枝头，脆枣甜爽汁如蜜，干枣甜糯肉如饴，一筐筐挑下山梁，挑出红红火火的日子。不知是伺弄枣树练就了勤劳的品性，还是生性勤劳的枣农造就了一方枣林，人养树，树养人，树与人形成了内在的契合，生生不息。

枣花姐姐坚守着祖上传下来的老枣林，收枣、卖枣、酿枣酒。我品过那酒，甘冽清醇，枣香四溢，似品出了百年枣林情韵。周老兄做枣产品，手里管着数百亩老枣农管不动的枣林，老人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不要一分钱承包费，只为这枣树不死，传下去。”村支书老刘移植了一株上百年的老枣树到南方的结对姊妹村，祈愿两村友谊根深叶茂。他还将一串手串递给我看，说是用雷击的枣木打磨制成的，坚硬润滑，据他说还辟邪。我深信，这是对枣树的崇拜和笃定。

我生活的小城中有条老街，已颓败多年，风光不再。至少有两代人搬迁出街，不再回来，只留部分老街坊守着老街巷，守着沿街的那三棵老槐。那三棵老槐，我不知虔诚地经过树下多少遍，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，也记下了新近标示的树龄：西槐八百年，中槐一千年，东槐五百年。街内所有婚丧嫁娶，一切喜怒哀乐，都逃不过老槐的眼，却走不进它的心。它微微一笑，只管摇它的叶子。

老街曾是小城的主街，异常繁华，牵引着全县十几万百姓的脚步来此打卡、料理生活。槐下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时代的英模、先贤、名流，当然更多的是些贩夫走卒、土著居民，满足着如我这些乡下人对城市的幻想。我能在槐下走上几十年，亦是缘分。而今，老槐仍在，成了老街的主角，庇荫着整条街。

老槐树下的新华书店还在，书香依旧，只是换了装潢，可一迈入，脑海中还是原来的模样，那是我知识与文学的源起。老槐树下的烧饼摊也在，于街角处、门楼下飘

出缕缕芝麻香，永远牵着周边及游走八方老街人的味蕾与乡愁。老槐下的书画院，镶牙店、修理铺、蛋糕房显得有些落寞，但老槐用葳蕤告诉我：这就是生活，荣衰交替之间，就是发展。我坚信，终有一天老街还会繁荣起来，那时三棵老槐树肯定还在，因为我们尊它、敬它、爱它。

我曾拜访过隋唐石窟山顶的一棵老栎树。几百米的绝壁之上，栎树高大繁盛，栎子、叶子落了一地，却掩盖不住那凸显于岩石之间的粗壮树根。树根伸向何处才能支撑其上百年风雨不倒？唯有惊叹。我也曾拜访过深山峡谷仙人寺的古松，相传“先有仙人寺，后有五台山”，是因寺有松，还是因松有寺？不得而知。但松与寺相伴千年，看遍自然轮转、世事沧桑，自是山野智者。

我曾拜访过北京故宫、天坛、景山以及陕西黄帝陵、南京中山陵等地的古柏古松古槐，那道劲苍老的树干镌刻满了历史故事，可那青翠鲜嫩的枝叶分明又沐浴着时代春光，穿越之感引我无限遐思。我也曾拜访过水库堤坝脚下的一株老柳，沿几百米高的台阶下到跟前，方见柳之高大，似每一道木纹，每一片叶子都有一段前辈战天斗地、舍生忘死，居民抛弃家园、远迁他乡支持国家建设的悲壮往事。我还曾拜访过海拔两千米的原始森林中遮天蔽日的落叶松，生云生风，生鸟生虫，宛若高山秘境，藏有万千气象，而我漫步其中，只是尘世匆匆过客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其实，树先生就在身边，就是所有树木，它们迎我们来、送我们去，却依然还在那里。世间一切，树都知道。树无言，而这正是对一切疑惑的完美回答。因此，值得我们随时随地给树先生一点时间，让一枝一叶、一花一果，哪怕一块树皮、一根枯枝、一眼树洞，与心灵、触觉、世事来一次洞穿时空的碰撞与对话，仰树木之高，探树木之深，感树木之远，便可洞悉所有，豁然开朗。

树，绝对是一个神奇又深邃的物种与存在。我愿活成一棵树，向地向阳而生，傲然孑然于世，活出自己的节奏与风格。但我终不会成树，故而我愿尊树为先生，不时叩问，指引余生。

【浮世绘】

卖房琐记

□丹萍

旧房子空置了两年，我才决定放盘卖掉。

虽然有点浪费，但如果不是空置这两年，我在情感上就接受不了。一想到孩子在这里出生和读到幼儿园，就觉得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似乎不到非常需要钱的地步，就不应该卖掉这房子。

但两年后，我觉得这个情感价值其实并不是我预想的那么高。有关儿子成长的美好回忆有很多，比如幼儿园的画册和相册，一年一本，我也没有去翻看过。看到儿子玩游戏，一样气得脑壳疼，恨不得把他的东西都从家里扔出去。

可惜现在不是我那楼盘卖掉的最好时机。前年有一段时间价格更高，中介整天劝我卖，我都没答应——因为情感，我浪费了要打几年工才能赚到的钱。

我是一个挺节俭又愿意在生活细节上体现智力优越感的人。比如厨房纸，我买了两个品牌，一个贵的，标志是食品级的，用来给油炸食品吸油或者擦拭碗碟；一个便宜的，没有标注是食品级的，就用来擦拭橱柜或者水池——这样做，比全用食品级的厨房纸，每年节省几十元钱。

连这样的蚊子腿上的肉我都不放过，但房子空置没有收益，或者房价涨跌，我好像又毫无感觉。说到底，还是在知识和观念上有盲区。

还有，准备卖房的时候，我问一个熟悉房地产的闺蜜，我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合适。她说多少钱，一个是给了我一些研究方法。一个是问中介同一个小区的同类房子最近的成交价区间是多少，另一个是在二手房平台上看看其他业主的报价，参考一下。还有就是，我希望多快成交，这个也影响价格。还有……

我不等她说完，就很不耐烦了，说，“太麻烦了，你干脆给我说一个数算了。”

她问我在忙什么，这么焦虑。我说在写稿子啊，杂志社约稿，催得挺急的。

“为什么要接这么急的活啊？”

“挣钱啊。”

她说，你看，都是挣钱，写个稿子，花几天几夜你都这么上心；房子一出一进，差价十万八万都有可能的，你都不愿花点精力去学习。

真是扎心啊。学习能力下降了，获得财富也有路径依赖。单位时间的价值很低，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。

在赚钱这件事情上，我总结自己犯过两个大错误，都是和房子有关。一是全款买房子，没用任何杠杆，觉得贷款压力太大了。后来发现，压力大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月供真不算什么。二是买了房子认认真真装修好以后，就对自己说，这辈子再也不想操心房子的事了。

我不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但确实是一个说不做就一定不做的人。别的事经常下了决心也会偷偷懒，或者悄悄调整目标，

没想到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就真的做到了。

掐指一算，15年过去了，身边的朋友买房卖房各种折腾。同样是打工，人到中年，身边朋友的财富很多是来自房子，只有我不忘初心，岿然不动。因为没有交易过，所以尽管自己的房子价格也涨了，但我没从房子上赚过一分钱。

所谓“不想再操心”，是觉得买卖房子的决策太大，懒得花精力去想，其实生活如逆水行舟，试图稳定，就会倒退。这个道理知道得太晚了。

房产中介说，有买家希望和我见一见。我说，最不喜欢见面讨论还价这个过程，如果不是为了避免这个过程，我为什么要请中介呢？但中介说，大部分买家还是希望和卖家见见，这样也是快速成交的一个好办法。

买家是一个小姑娘，差不多也是我刚买这个房子时的年龄。这个巧合让我感触良多，我好想对她说，过几年你结婚了，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房子；你的收入会增加，不用太纠结；你应该买车库，你很快就会买车。

我还想对她说，墙纸的颜色不重要。但想想还是算了，不要好为人妈。

第一次就不顺利，因为我不想降价。但她是真想买，我又真想卖给喜欢我墙纸的人。中介又约了第二次，但她一定要我便宜两万元，我说不行，两万元可以买好多厨房纸，要写好多稿子。

她说，可是我喜欢你的墙纸，第一眼就喜欢，觉得你特别有品位。这个墙纸的颜色和我爸妈家里的墙纸是一样的。小姑娘说到这里眼圈就红了。

后来我们到不同的房间，分别和中介谈。我说这样吧，我把真皮沙发送给她。真皮沙发买的时候差不多就两万元。中介说，她说不要沙发。

只好便宜了两万元，毕竟我是一个有品位的人。但再见面确定家具清单的时候，她又说要沙发。这搞得我很生气，我说要终止交易。中介把我拉到走廊说，可能是个误会。不要终止交易，因为大家来来回回谈了几次，这个本身也是成本。

后来房价增加了1000元，算是对沙发这个意外做了个了结。

为了两万元生气取消交易是非常不划算的。我拿卖房款去理财，一个月的收益也有一万多元。因为取消交易，晚卖掉一两个月，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降价了。

最近几年才明白，算钱的时候，要把钱的时间成本也计算在内。

这个过程中，还有一个收获是，卖房子和做其他生意是一样的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感觉被冒犯，也不要奢望自己会占便宜。成交了，就相信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迅速前进，没必要来回复盘。吃亏感把人往后拖，是非常吃亏的。

为什么写这么多？好像我有很多房子要卖似的。